

译林出版社

La 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

一个世纪儿 的忏悔

[法国] 缪塞 著 陆秉慧 译





-71.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

[法国] 缪塞 著 陆秉慧 译

LA 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 / (法) 缪塞 (Musset, A. de) 著; 陆秉慧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5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La 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

ISBN 7-80657-533-2

I. 一. II. ①缪... ②陆... III. 自传体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1943 号

书 名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
作 者 [法] 缪塞
译 者 陆秉慧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Bibliothèque Larousse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25
插 页 5
字 数 187 千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533-2/I·400
定 价 (精装本) 13.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缪塞(1810—1857)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他以激情饱满、想像力丰富、优美动人的抒情诗和结构精巧、风格轻快、饶有趣味的戏剧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在小说方面的成就不及他的诗歌和戏剧,但是他创作的惟一部长篇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自一八三六年发表后即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而且在法国早已被搬上银幕。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被公认为是一部自传体小说。确实,我们在小说主人公身上看到了青年时期的缪塞:他们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生活经历相仿,性格、思想、精神状态更相似。缪塞受母亲的影响从小崇拜拿破仑,他五岁时曾和母亲一道为拿破仑在滑铁卢的惨败而痛哭,长大后为拿破仑时代的一去不复返而惋惜和颓丧。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卢梭及其思想的敬仰:崇尚独立自由,蔑视王权和神权。这些性格特点都在小说里留下了印记。他与小说的主人公奥克塔夫一样,性格敏感而脆弱,感情丰富而不稳定,自我放任,目空一切。他年轻时也好酒色。

奥克塔夫与皮埃尔松夫人的爱情故事就是缪塞和乔治·桑的一段恋爱经历。他们于一八三三年六月第一次见面,那时缪塞二十三岁,乔治·桑二十九岁(分别与奥克塔夫和皮埃尔松夫人的年龄相仿),两人见面后立刻产生了深厚的友情,友情又很快发展为炽热的爱情,年底两人去意大利威尼斯旅行,缪塞病倒,乔治·桑与

他的医生发生了暧昧关系(类似奥克塔夫的初恋悲剧),于是开始了一连串的争吵、分手、和解,最后于一八三五年底彻底分道扬镳。

早在一八三四年缪塞就在给乔治·桑的一封信中表示他将把他俩的故事以小说的形式写出来。他果然这样做了,只是将乔治·桑的形象理想化了。一八五九年,缪塞死后两年,乔治·桑也写了一本书《她和他》讲述这段感情经历;同年,缪塞的哥哥写了《他和她》回应乔治·桑。

缪塞与乔治·桑之间的浪漫史是法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不仅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杰出人物,一个是十九岁就以其第一部诗集在法国诗坛上一举成名的才子,一个是性格独立不羁、富有政治理想和革命热情、文学创作又丰富多产的优秀女性;也不仅因为他们俩的爱情生活本身就是一部浪漫主义小说,充满狂风暴雨似的激情;还因为这段以痛苦而分手的爱情经历激发缪塞写下了《五月之夜》、《十月之夜》等美丽诗篇、《一个世纪儿的忏悔》这样动人的小说,以及好几部成为传世之作的剧本,这些作品无疑丰富了法国的文学宝库。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和两位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使他俩在文学创作上更加成熟了:缪塞的抒情从此多了一份感人的真诚和凝重;乔治·桑则在写作风格上受到了缪塞的熏陶,从此作品中缺乏风趣的长篇大论大大减少,原先比较粗糙、生涩的文笔也变得洗炼、优美了。

粗心的读者与仅关心故事情节的读者也许会匆匆翻过小说的第一部第一二章,或者即使读了,也不甚明白它们和后面的故事有什么关系。

其实,作者的主旨不在于讲述一个爱情故事,他在小说一开始便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他年轻时得过一种可怕的精神病,假如只是他一个人得了这种病,他可能只字不提,但是他知道很多人正受着这种病的折磨,他正是为这些人才写下那段往事的。可见,作者是

想通过奥克塔夫的爱情故事刻画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一部分法国青年——主要是贵族青年——的精神状态的。他把这些人称为“世纪儿”，把他们的精神状态称为“世纪病”。那么，“世纪儿”是什么样的人，“世纪病”的病源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病症呢？作者在第二章用雄辩，甚至夸张和略带神经质的语气提出和回答了这些问题。所以，第二章虽然只占小说不到十分之一的篇幅，却很重要，它使这部小说具有了很大的社会意义，而且与奥克塔夫的爱情经历也有着内在的联系。

“世纪儿”是指出生在拿破仑帝国时期的一代人。那时拿破仑的军队四处征战，所向披靡，几乎横扫了整个欧洲。一批孩子“在两次战役的间隙中孕育和诞生，在学校里听着隆隆的鼓声长大”。他们为跟随皇帝征战、胸前挂满勋章的父兄而骄傲，并且认为自己也是为打仗来到人世的，他们向往轰轰烈烈的英雄生活，梦想像缪拉、内伊那样年纪轻轻就当上元帅将领。然而，他们崇拜的拿破仑失败了，显赫一时的帝国垮了，波旁王朝复辟，“大地、天空、市井、街道，到处一片沉寂，惟有教区的钟声在远方回响。”而且，经过多年战争消耗的人民已疲惫不堪，他们要休息和安宁，对荣誉、雄心壮志不再那么感兴趣。于是，已长大成人的帝国的儿子们感到满腔抱负没有机会实现，浑身力气无处施展，他们感到失望，落寞。与此同时他们还经历着信仰的危机：过去一直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王权和神权在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帝国时期受到严重打击，代表王权的君主、贵族有的被处死，有的流亡，代表神权的教会和教士们的特权也被大大削弱，总之，人们看到了他们的狼狈相。拿破仑一死，王权和神权虽然恢复了，但人们对这些权力的信仰大不如前。连一向比较保守和顺从的农民，在有人和他们谈到神坛和王位时也敢于说：“这不过是四块木板，我们把它们钉起来又拆了。”至于自由，他们确实为这美好的东西心潮澎湃，但是看到为自

由大声疾呼的青年的脑袋被装在箩筐里抬到墓地的可悲情景后，他们就噤若寒蝉，只能露出怪异的苦笑了。

作者在概括这一代人面临的形势时说：他们身后是已被永远摧毁的过去，他们的前方是尚未注入血液和生命的未来，他们的现在苍白而平庸。于是他们迷茫，绝望，他们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嘲笑一切，包括自己，从此便不顾一切地投入到纵情声色的荒唐生活之中。

这就是缪塞对“世纪儿”的精神状态的描绘。小说主人公奥克塔夫就是一个“世纪儿”的典型，他年轻时得的那种精神病就是“世纪病”。

奥克塔夫出身于一个小贵族之家，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后来又学过医学、法律、绘画，但是他对任何职业都不感兴趣，反正靠着祖上传下来的家产，他无须用自己的双手去谋生。于是他整天闲着，坠入情网后，爱情便成了他的整个生命，他的时光都消磨在与情人约会以及出入各种舞会等交际活动上。他“无法设想一个人除了恋爱还能做别的事”。所以，当他发现情人欺骗了他，而且勾引她的又恰恰是他的一个好友时，顿时觉得生活中什么都没有了，他一下子掉进绝望的深渊。起初他还挣扎，总不能忘怀那段曾经是纯洁的感情，但渐渐地，他听从了另一个朋友岱日耐——一个彻头彻尾的玩世不恭之徒的话，认为一切都是虚假的，只有享乐是实在的，从此耽于酒色，堕落下去。这当儿他的父亲突然病故，他离开巴黎回乡奔丧。读了父亲留下的日记后他良心发现，决心像父亲生前那样过一种宁静、自然、健康的生活。在乡下他认识了年轻寡居的布丽吉特·皮埃尔松夫人，一个美丽、温柔、开朗、虔诚的近乎完美的女人。他真诚而狂热地爱上了她，并且以自己的真诚和执着感动了她，最终得到了她的爱。他满以为这美好的感情能治愈他精神上的病痛，使他获得新生，然而，初恋情人与好友欺骗他

的往事，他随后过的那段放荡生活的回忆，岱日耐评论世事的冷酷而不无哲理的话语常常像幽灵一样缠着他，这种时候他就会为一点捕风捉影的事怀疑布丽吉特的忠诚。他病态的怀疑心和妒忌心愈演愈烈，折磨着自己，也把心爱的人折磨得痛苦不堪，他意识到他的精神病已入膏肓，再也不能相信别人的真诚，认为这样下去会断送布丽吉特的幸福乃至生命，所以当他偶然从布丽吉特的一封信里知道她是出于怜悯心、责任感和牺牲精神才愿意跟他走的，而实际上她与童年的好友司密斯，一个谦恭、诚实、无私的青年更加心心相印，他便决定主动离开她。这样，“曾因他的过错而饱受痛苦的三个人之中只剩下一个是不幸的”。

这就是奥克塔夫忏悔的大概。奥克塔夫的忏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者本人的忏悔。应当说这忏悔是坦诚的，他把自己的弱点、过错、病态的性格、放浪形骸的生活经历都公开于世。但另一方面这部忏悔似乎也有为作者自己辩护和开脱之嫌。他把自己的一切过错和不幸几乎都推给了客观原因。我们可以用“怨天尤人”来归纳。怨天，他抱怨自己生不逢时，因为拿破仑时代已成过去（好像除了帝国的光荣再没别的光荣，除了征服别人再没别的功业似的），他抱怨命运，悲叹命运把他一步步拖向深渊；尤人，他怪伏尔泰、孟德斯鸠的书散布了怀疑主义，他怪歌德“描述了把人引向自杀的情欲”，刻画了“有史以来代表罪恶和灾难的最阴暗的人物浮士德”，他怪拜伦塑造了曼弗雷德这样一个寓意“虚无是人生之谜底的谜底”的人物，他责问两位伟大诗人为什么“不咏唱花儿的芳香，大自然的乐音，爱情和希望”，不在他们善于制作的“美丽花瓶”（比喻优美的艺术形式）里“放一点蜜糖”。他甚至责怪《圣经》，因为他原以为能在“上帝之书”里找到困惑他的问题的答案，但他发现这本“希望之书”也得怀疑。他自然更要责怪那个不讲道德的朋友岱日耐唆使他学坏。他自哀自怜，总把自己叫做“可怜的孩子”。诚

然,他生活的时代英雄主义和革命激情已不那么时兴;诚然,与拿破仑帝国的辉煌相比,路易十八和路易·菲力普的王朝是渺小的,社会风气是庸俗、猥琐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必然因此而沉沦下去,一个人没有宗教信仰也并不见得就必然堕落为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因为不信教可以有别的信仰,社会环境不好,我们仍然可以为自己确立高尚的生活信条和行为准则。“世纪病”的病毒得以侵入他和奥克塔夫的机体,这与他们本身意志力薄弱、放任自己、喜欢逸乐等内在因素有关。

缪塞不愧为天才的抒情诗人,即使在这部小说里,我们也能看到他诗人的特殊的气质:情感充沛,文笔富有形象性,词章优美。叙事中常夹着大段抒情,诸如前面提到过的第一部第二章,描述“世纪儿”生活的时代和他们的处境,他慷慨陈词,直抒胸臆,激情如滔滔江河一泻千里,那是一篇慷慨激昂的政治抒情诗;第三部第十章,写奥克塔夫终于得到他所爱的女人后的狂喜,两情欢洽的迷醉,不啻是一首酣畅而又含蓄的爱情赞美诗;第五部第六章,因猜疑和嫉妒而绝望到极点的奥克塔夫,手执利刃,准备杀死熟睡的布丽吉特,尔后自己同归于尽,那大段痛苦的内心独白是一篇悲怆的爱情与生命的挽诗……

缪塞不着意写景,但他简练而准确的两三笔就能勾勒出暴雨后的乡野,月夜的山谷与树林或社交界灯红酒绿的晚会。

他叙事时行文也有诗的节奏和韵律,读来朗朗上口,译者在翻译时想努力把这些艺术美传达出来,希望让读者多少也能一斑窥豹,果能如此,译者便感欣慰了。

目 次

译 序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61
第三部	103
第四部	143
第五部	187

第一部

1

一个人要写自己的一生，首先必须过完这一生，故而我写的不是我的一生。

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得过一种可怕的精神病，我要讲的是我在那三年中遭遇的事。假如只是我一个人得了病，我也许会只字不提；可是除了我还有很多人正受着那种病的折磨，我是为他们写这段往事的，虽然我并不太知道他们是否会给予关注；倘若谁也不留心我的忏悔，我仍然会从中得到裨益，那就是更彻底地医好我自己，而且，我会像被捕兽器逮住的狐狸，不停地啃那只被夹住的爪子。

2

在帝国战争^①的年代，当丈夫们和兄弟们在德国征战之时，忧心忡忡的母亲们生下了一批孩子，他们成了胸怀激情而面色苍白、焦躁不安的一代。这批成千上万的孩子在两次战役的间隙中孕育，在学校里听着隆隆的鼓声长大，他们用阴沉的眼光彼此互相

^① 指拿破仑统治下的第一帝国进行的征服战。

打量,总想试一试自己羸瘦的肌肉。有时,他们的父亲穿着血染的战袍出现在他们面前,把他们举到挂满勋章的胸前,然后又把他们放下,重新跨上战马。

那时,欧洲只有一个人真正活着,其余众生都仰其鼻息而苟活。法兰西每年向这个人奉献三十万年轻生命,这是交给恺撒大帝^①的捐税。假如此人身后没有这驯服、忠诚的一群,他就无法继续他的帝国大业。有了这支护卫队,他才得以横扫天下,但最后落到一个荒岛^②上的小山谷里,长眠在一棵柳树下。

人们从来未像在此人统治时期度过那么多的不眠之夜,从未见过那么多的母亲凄楚地从城墙上俯身眺望,从未有这样的静默凝固在谈论死亡的人们周围。然而同时,人们的心中从未有过如此多的欢乐,如此蓬勃的活力,如此喧闹的军乐。阳光也从未像当年晒干遍地的血时那么纯净,人们说,这阳光是上帝专为这个人创造的,并称之为他的“奥斯特里茨^③阳光”。不过,这阳光也是他自己用不断轰鸣的大炮造出来的。人们只在战役结束后才看到大炮留下的黑色硝烟。

那时,明净的天空中闪耀着那么多的光轮和那么多的兵器,而孩子们呼吸的正是这片天空下的空气。他们明知自己注定要成为战争的祭品,但他们相信缪拉^④是不可战胜的,而且,士兵们曾目睹皇帝在枪林弹雨下通过一座大桥,以至他们怀疑他是否也像普通人一样会死。再说,即便他们难免一死,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在

① 恺撒大帝:罗马将军,执政官。此处指拿破仑。拿破仑称帝前也当过执政官,他和恺撒一样想征服世界。

② 指圣赫勒拿岛。百日政变失败后拿破仑被流放到该岛,后在那里病逝。

③ 奥斯特里茨:在捷克境内。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二日,拿破仑在此大败俄奥联军。

④ 缪拉(1767—1815),法国元帅,拿破仑军队的著名将领。

那个年代，裹着紫霞硝烟的死神本身也是如此美，如此伟大，如此壮丽！她酷似希望，她的长柄镰刀割下那么多绿生生的麦穗，她似乎因此变得年轻了，人们再也不相信自己会老。法兰西大地的所有摇篮和所有棺木都成了御敌的盾牌，不再有老年人，只有尸体或近乎天神的英雄。

然而有一天，那位不死的皇帝站在一座山冈上观看七个民族互相厮杀^①，在他还不清楚自己将主宰整个世界抑或是半个世界的时候，死神的使者阿兹拉埃尔打那儿经过，它的翅膀尖擦着了皇帝，把他推下了大西洋。那些奄奄一息的王朝听见他落水的声音，纷纷从病榻上一跃而起，像蜘蛛似的伸出钩形爪子，将欧洲切割瓜分，又拿恺撒大帝的紫红长袍为自己做了件小丑的百衲衣。

当旅行者冒着日晒雨淋，日夜兼程地赶路时，他是觉察不到疲乏和危险的；可是一旦回到亲人中间，坐到火炉前面，他便感到一种无边的倦怠，几乎连爬上床的力气都没有了。当时的法国就像这个旅行者。失去了她的恺撒，她顿时感到浑身伤口疼痛。她无力地倒下，沉沉睡去，那些年迈的国王以为她已死，忙用白色殓尸布将她包裹起来。征战多年的将士已是须发灰白，他们精疲力竭地回到家园，于是荒凉的城堡里，又黯然亮起了炉火。

于是这些曾经东征西战，浴血厮杀的帝国好汉们抱吻消瘦了的妻子，谈起他们遥远的初恋；他们在故乡草地的水池里照照自己，发现自己是那么苍老，伤残得那么厉害，这时他们想起了儿子，希望临死时有人为自己阖上眼睛。他们问孩子们在哪里；于是孩子们从学校回来了，但是他们看不到马刀、盔甲，也看不到步兵、骑兵；这下轮到孩子们问父亲在哪里。有人回答说，战争已经结束，

① 此处影射滑铁卢战役，皇帝所在的山冈指圣让山，七个民族的“七”是泛指。

恺撒不复存在,如今威灵顿^①和布吕歇尔^②的画像挂在所有使领馆的前厅里,画像下写着这样两个字:Salvatoribus mundi^③。

世界成了一片废墟,忧郁的年青一代在断壁残垣上坐下。这些孩子原是那洒遍大地的热血化成的血滴,他们在战争中降生,他们为打仗而来到人间。十五年中他们一直梦想看见莫斯科的冰雪和金字塔的太阳。他们虽未离开过自己的城市,但却听人说过,他们所在城市的每个城门都通向一座欧洲大都会。他们头脑里装着整个世界;然而再看看大地、天空、市井、街道,却到处是一片空漠,惟有教区的钟声在远方回响。

一些披着黑袍的苍白幽灵缓缓穿过乡野;另一些幽灵^④则敲打居民的家门,门一开,他们立刻从口袋里掏出大张破旧的羊皮纸,凭着这一纸文书赶走那里的居民。不少二十年前仓皇逃跑的人从四面八方回来了,他们还心有余悸。这些人一齐索回他们的财产,一齐争吵、喊叫;人们奇怪,一人之死怎么会招来这么多乌鸦。

国王^⑤坐在王位上,他四处张望,担心壁幔里还藏着个把蜜蜂^⑥。有的人向他呈上自己的帽子,他便往帽子里丢些钱;有的人给他拿来基督蒙难十字架,他便吻一吻十字架;也有人只在他耳边大声讲出一些响亮的名词,他便叫这些人去他的大厅,说是那儿能发出很大的回声;还有些人呈上自己的旧大衣,表明已经将上面的

① 威灵顿(1769—1852),英国将军和政治家,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拿破仑。

② 布吕歇尔(1742—1819),普鲁士陆军元帅。在滑铁卢战役中他的部队协助威灵顿打败拿破仑。

③ 拉丁文,意为:献给世界的拯救者。

④ 指大革命时期财产被没收、逃亡国外的僧侣、贵族。拿破仑失败后,王政复辟,他们纷纷返回法国,并且凭房地契,索回原来的财产。

⑤ 指路易十八,拿破仑倒台后,他于一八一四年恢复王位。

⑥ 蜜蜂是拿破仑帝国的图案。

蜜蜂抹得一千二净，他便给他们每人一件新礼服。

孩子们看着这一切，心里却一直在想，恺撒的影子即将在戛纳登陆^①，并横扫这批可怜虫；然而四下里依然一片沉寂，只有苍白的百合花^②在空中飘荡。每当孩子们谈论荣誉，有人就说：“当教士吧”；每当他们谈论雄心壮志，人家也说：“当教士吧”；他们谈论希望、爱情、力量、生活，人们还是说：“当教士吧”！

这时，有一个人登上讲坛，手里拿着一张国王和人民之间签订的契约；他开始演讲，他说，盛名是美好的东西，打仗得胜的荣誉也是美好的东西；然而还有一样东西更美好，它的名字叫自由。

孩子们抬起头来，并且忆起了自己的祖父，他们也曾谈过自由。孩子们记得，在家里阴暗的角落曾见过几尊神秘的大理石半身像^③，都披着长长的头发，底座上刻着罗马铭文；他们记得儿时守夜时，曾见祖父晃动着脑袋讲述血流成河的场面，比皇帝陛下征战的场面更惊心动魄。对这些孩子来说，自由这个词含有某种令他们心跳的东西，既像一个遥远而可怕的回忆，又像一种可贵的但比回忆更遥远的向往。

听到这个词，他们心头一颤，可是在回家的路上却看到有人抬着三个箩筐去克拉玛墓地，箩筐里盛着曾经敢于大声说出自由这个词的三个青年的脑袋。

面对这可悲的情景，孩子们唇边掠过一丝怪异的微笑；然而此时又有另一些高谈阔论者登上讲坛，开始对公众大谈为实现雄心壮志，为了得到荣誉，要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他们描述战争的恐怖，并把沙场上的牺牲称为受屠宰。他们长篇大论、滔滔不绝的讲

① 戛纳是法国地中海沿岸的一座城市。一八一五年，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回法国时，在这里登陆。

② 百合花是法国王室的标记。

③ 指大革命时代的领袖们，如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的雕像。